谢灵运与江户前期文坛
——以林罗山和石川丈山为例

四川外国语大学 日语系　　陈可冉

[摘　要]　进入江户时代后，六朝文学在日本的传播因中国编纂出版的诗文总集的输入而呈现出有别于以往的时代风貌。明版书籍的流布使得近世初期的日本儒者、诗人能够更为全面而系统地了解六朝时期的人物和诗文。作为六朝文学的重要代表，谢灵运在以林门交游圈为核心的江户前期文坛收获了为数众多的异域读者。灵运的诗文以及与之有关的典故、逸事，为近世日本汉文学的蓬勃生长提供了丰富的养料。本文主要聚焦于林罗山和石川丈山的诗文创作，通过以点带面的方式管窥江户前期文坛对谢灵运诗文的接受状况。

[关键词]　谢灵运　六朝文学　江户前期文坛　林罗山　石川丈山

引　言

谢灵运（385-433）作为六朝时代的大诗人，在文学、思想、艺术等领域对邻邦日本产生了难以估量的深远影响。自奈良时代（710-794）以来，日本的知识阶层主要通过《文选》、类书以及历代正史等文献来了解中国六朝时期的诗文与典故。其中，尤以《文选》在日本古典文学发展史上所发挥的作用最为巨大。其影响早已超出汉诗、汉文的范围，“《文选》的训读文亦为和文脉所吸收，《源氏物语》及其它平安日记、物语类作品中都可见《文选》的痕迹”[1]。而《文选》所收谢灵运诗作，在数量上仅次于陆机（261-303），达40首之多[2]，由此带来的波及效应为灵运诗文在日本的广泛传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进入江户时代（1603-1867）后，《广文选》《续文选》《古文世编》《七十二家集》《诗纪》等一系列辑录有六朝诗文的明代典籍著渐次东传。相关明版书籍的流播使得近世初期的日本儒者、诗人相较于以往，能够更为系统而全面地从六朝文学中汲取创作的营养。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作为后世文人品评、模仿的对象，谢灵运的佳句名篇以及与之有关的逸闻轶事，以各种“或明或暗”的形式频繁出现于江户前期文士间的诗文唱酬及尺牍往来之中。本文以林罗山（1583-1657）和石川丈山（1583-1672）的文坛活动为主线，通过以点带面的方式管窥江户前期文坛对谢灵运的接受状况。

1　罗山随笔与六朝文学

林罗山卒于明历三年（1657），享年75岁。林家第二代儒宗林鹅峰（1618-1680）为其父编纂的《罗山林先生集》（宽文二年〈1662〉刊）共150卷，含文集、诗集各75卷。罗山文集卷65-75，专立“随笔”一门，分11卷收录罗山所撰杂记、笔记类零散短文共计871条。这些随笔的内容大多是罗山平日里读书治学的种种心得体悟。写作时间始于庆长年间（1596-1614），终于庆安元年（1648），基本贯穿罗山的一生。据鹅峰所言，罗山晚年另撰有

随笔数册，只可惜全数毁于明历三年的大火，遂不得收录于文集。

林罗山在自己的随笔中时常对中国的历代诗文有所议论，其中的部分内容涉及他对六朝文学的总体评价。作为谢灵运受容的一大背景，我们先通过罗山的随笔来了解一下江户幕府初期的儒者到底是如何来看待六朝诗文的。（本文中，林罗山及石川丈山的诗文皆引自内阁文库林家旧藏本，并由笔者添加了标点。）

> 六朝文章大氐駢四儷六，蕭統所選取猶然。其所有先秦、兩漢、三国、司馬晉之詞人才子，既列于史傳。唯所有詩，誠風雅之羽翼也。欲見古詩者可由是。
>
> （《罗山林先生文集》卷七十三，写作年代未详）

> 讀《文選》宜知其體，識其字，且考事迹于李善註。讀李杜詩宜改六朝風，成一大家。雖然，六朝詩文載于《藝文類聚》《初學記》者，未必蔑視焉。李杜文字亦出自六朝者不少。唯其風格有奇有正。是所以洗六朝之習氣也。
>
> （《罗山林先生文集》卷七十，正保四年（1647）作）

> 《古文苑》一部，載《文選》所不載也，真奇書也。爲《文選》學者，不可廢也。其文章古而奇也。可以慰目，可以下筆。
>
> （《罗山林先生文集》卷七十，正保四年（1647）作）

提起六朝文学，《文选》当然是公认的经典。除《文选》以外，引文中出现的《艺文类聚》《初学记》《古文苑》等典籍都是古来日本人研习六朝诗文的基本文献。通观以上三段文字，总体来说，罗山对六朝文学所持的态度是比较积极的。他一方面推崇以李杜为首的唐诗，认为其洗尽六朝积习，自成一家；另一方面也着重指出，即便是不载于《文选》，仅见于类书的六朝诗文也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因为“李杜文字亦出自六朝者不少”。罗山觉得无论是“欲见古诗”，还是提笔作文，六朝文学都可以起到开卷有益的作用。

所谓“李杜文字亦出自六朝者不少”，这句话从逆向的角度仔细推敲，其实也反映了当时诗坛普遍崇尚盛唐之风的实际情况。纵观日本汉诗的风格演变，《怀风藻》所录诗作颇具汉魏六朝风骨。此后，历经白居易的流行，以及五山诗僧对宋元之风的承袭，到了江户时代，以李杜为代表的盛唐气象逐渐在近世前期诗坛占据上风。

林罗山的门下生，水户藩儒人见卜幽（1599-1670）有《林塘集》（贞享三年〈1687〉刊）印行于世。有意思的是，“卜幽”与“林塘”皆出自杜甫七言律诗《卜居》的首联：“浣花溪水水西头，主人为卜林塘幽”。单从此处的对应关系即可看出其人对杜诗的倾倒。而罗山之所以在随笔中特意强调六朝文学对李杜的重要影响，恐怕正是针对当时的诗坛风气而作出的一番阐发。相关评述亦见诸如下两条：

> 余見《廣文選》《古文世編》等所載六朝文字多矣。至于盛唐，李杜拯其頽風。雖改格體，一洗耳目，然其故事文字、引用援據，往往莫不有之。況又有未詳、未見之事迹乎。
>
> （《罗山林先生文集》卷七十二，正保四年（1647）作）

> 我家素有漢魏藏書，《古文世編》《續文選》等。頃年又見張燮《七十二家》、馮惟訥《詩紀》等，粗誦六朝人詩文。與《文選》《古文苑》《藝文類聚》《初學記》所載，並《晉書》《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後魏書》《北齊書》《後周書》《隋書》《南史》《北史》所云，多纂出爲編。其煩冗亦有之矣。而文字意義大概王、楊、盧、駱、沈、宋之徒採用之。雖太白、子美不能不取之。唯盛唐詩，其體壯格高耳。
>
> （《罗山林先生文集》卷七十五，庆安元年（1648）作）

如罗山所言，唐人诗文用典多涉六朝文字、故事。作为以博学多闻而著称的幕府初期的硕儒，罗山对诗文用字来历的考究使其频繁地关注到唐诗与六朝文学的内在关联。这一点多次在他的随笔中有所体现。他本人对六朝文学的重视，可以说很大程度上正是出于考据的需要。

非常难能可贵的是，上述两条随笔拼合起来就是一份详尽的书籍目录。这份书目明确地告诉我们，约四百年前，远在岛国的林罗山主要通过哪些典籍来了解中国的六朝文学。罗山开出的书单

里，除此前已经提到的宋以前编纂的诗文集、类书，以及历代正史之外，如《广文选》《古文世编》《续文选》《七十二家集》《诗纪》等前代未见的，由明人编纂出版的大部头诗文总集也赫然在列。这些明代版籍的流入和传播是罗山所处江户前期的时代特色。经明人辑录整理的历代诗文总集的大量涌现，使得江户前期的日本知识阶层在六朝文学的接受方面，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具备更加优越而便利的条件。

以张燮（1574-1640）编《七十二家集》的例子来说，该书大致陆续刊刻于天启、崇祯年间（1621-1644），而在日本庆安元年（1648）之前，罗山即已获见全书。《罗山林先生文集》卷九所收书简《与辻了的》（其二）云：

> 《七十二家》全套七十冊，盛瓻還之。由足下先容，見所未見之書。（中略）余家藏倭唐書且千部。積籤累袤，收貯漸半百餘年。雖然，今獲此書之被恩儆，耐慰目療癖，不亦幸乎?謝而有餘。彼李杜之精律亦出自六朝文字者，往往於此書而見之歟。

辻了的（1624-1668），号端亭，与人见卜幽同为水户藩儒，同样也是林家的门生。罗山的这封书信没有标明年月，结合前引随笔的记述来判断，其写作时间当在庆安元年之前的数年之内。细读书简内容可知，明版《七十二家集》先是由水户德川家购入收藏，林罗山通过门人辻了的提供的信息了解到相关情况后，托了的从中斡旋帮忙借阅。幸而藏书的主人，即水户藩初代藩主德川赖房（1603-1661）欣然允诺，罗山这才得以借出原书，一饱眼福。

这套书漂洋过海，东渡扶桑，途经德川亲藩大名的书库辗转来到罗山案头的整个过程，大致为我们勾勒出同类著述在林门交游圈内的传播路径。《七十二家集》内有《谢康乐集》八卷，依文体归类编次，共辑录谢灵运诗文130余篇。除此以外，文集卷尾还附录有灵运的传记、遗事、集评等内容，对于想要了解谢灵运作品及其生平的读者来说，张燮所辑《谢康乐集》足以称得上是便捷而全面的“掌中宝典”。正是得益于此类明版书籍的传入与流布，江户前期的文坛诸士有了更多接触包括谢灵运在内的六朝文学的机会。

2 涉及灵运的书简往来

关于谢灵运的受容问题，诗仙堂三十六诗仙的评定，无疑是发生在江户前期文坛的标志性事件。众所周知，诗仙堂主人石川丈山是江户时代最负盛名的日本汉诗人之一。武士出身的丈山晚年定居京都，归隐山林，专以诗文自娱。宽永十九年（1642），为了在隐栖之所“凹凸窠”中时时祭拜自己景仰的中国古代诗人，丈山特意从汉魏六朝及唐宋时期的著名诗人中遴选出自认为最为杰出的三十六名，并以二人一组、左右相对的形式将诗人小像和各自的代表诗作汇集一堂，美其名曰:“诗仙堂”。

诗仙堂三十六诗仙含汉代诗人1人，六朝3人，唐22人，宋10人。谢灵运作为六朝诗歌的代表人物，在丈山的诗仙堂中名列历代诗仙第三，排位仅次于被奉为五言诗鼻祖的汉代苏武和“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东晋陶渊明。在此需要指出的是，三十六诗仙的人物取舍及代表作的选定并非出于石川丈山一己的独断。丈山与林氏诸儒交谊甚厚。除罗山以外，罗山的两个儿子林鹅峰、林读耕斋（1624-1661），以及鹅峰长子林梅洞（1643-1666）等人都与丈山多有书信往来和诗文唱酬。在谢灵运的诗仙排位等诸多问题上，丈山均事先通过信函征求了罗山的意见。另据鹅峰撰《读耕林子年谱》（《读耕先生文集》卷一）宽永十九年条的记述，当时年仅十九岁的读耕斋依照父亲罗山的指示，承担了“精择”代表诗作的具体工作。在此期间，读耕斋与丈山通过频繁的尺牍往来，结下了惺惺相惜的忘年之交。可以说，诗仙堂三十六诗仙的品评以非常直观的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江户前期文坛对谢灵运等中国历朝诗人的总体看法。以下是《罗山林先生文集》卷七所收宽永十九年书简《示石川丈山》（其三）的对应内容：

> 就審足下厭市井之喧囂，移居于叡山之南麓

一乘寺畔。閑居之幽情可想焉。且別築方九尺之一堂，貼中朝詩人三十六人於其中，榜曰："詩仙堂"，擬之於本朝之歌仙。閑居之雅趣可羡焉。今書其姓名，定其配对，使余決之。（中略）若乃陶淵明、謝霊運者，世人雖並稱之，而其詩之優劣自異，况又其人品之甚違天淵遼夐乎？故今以蘇武配淵明，以鮑明遠配霊運，而除玄暉。夫蘇武者五言之首唱，而少陵指之爲師。豈間然乎？且其忠義之志，与淵明相同。一則持漢節，一則削宋年。是余所致淵明、蘇武相配也。其除玄暉者，既有霊運，則玄暉何用乎？若用玄暉，則惠連又何廃乎？是以除之。

据此可知，按照丈山最初拟定的方案，三十六诗仙前四位排序本来是陶渊明与谢灵运为一组，鲍照与谢朓为一组。渊明与灵运世称"陶谢"，丈山并举此二人为诗仙之首，原本是情理之中的事情。然而，罗山看到这样的安排后，对此表示不满。他认为谢灵运在作诗和为人两方面都难以与陶渊明相提并论，故建议丈山新添忠义可嘉的苏武与渊明配为一对；而灵运则只能退居次席，在第二组中与鲍照为伍。最终，丈山全面采纳了罗山的这一意见。重新调整过后，先前拟入选的谢朓也按照罗山的意思从三十六诗仙的名单中剔除了。

苏武与陶渊明因同为忠臣义士而受到罗山的极力推崇。在历代诗人的品评中加入道德层面的判断，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林罗山作为朱子学者所秉持的价值观。罗山在明历元年（1655）题写的《百人一诗跋》（《罗山林先生文集》卷五十二）中坦言自己采择汉魏六朝唐宋诗作之深意。在这段跋语中，他明确主张"诗之义在德，不在形。在香，不在色"。如引文所述，谈到谢灵运与陶渊明在品格节操上的差距时，罗山不惜使用"甚违天渊辽夐"这样的严厉措辞来加以形容，足见其对灵运的人品甚为不屑。

《宋书》卷六十七《谢灵运传》载灵运在临川内史任上"为有司所纠。司徒遣使随州从事郑望生收灵运。灵运执录望生，兴兵叛逸，遂有逆志，为诗曰：'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感君子'"。[3]精研史书的罗山自然对此条了熟于胸。宽永十九年，在随后一封投寄给丈山的书信中，罗山进一步阐明了自己对谢灵运"兴兵叛逸"的看法。

夫霊運之叛也，許身于魯連、子房，其義何在哉？王維之陷於賊中，雖生，何面目見張巡、杲卿乎？宗元、禹錫之諂於叔文，可謂病於夏畦。其敗貶固其所也。故古人有其文字之外不足観之之論。

（《罗山林先生文集》卷七《示石川丈山》（其四））

在罗山看来，灵运举兵反叛之后，竟作诗自比鲁连、张良，其所作所为与王维、柳宗元、刘禹锡等有失节操之辈等量齐观，同是"文字之外不足观之"的典型人物。

当然，谢灵运在林罗山、石川丈山等人心目中的形象并不是简单片面的。所谓不可因人而废文，其入选诗仙堂三十六诗仙的这一事实本身即是时人对灵运诗作推崇之至的具体表现。不仅如此，有关谢灵运的种种逸闻轶事，作为文坛交游之际，彼此谙熟于心的典故与话题也屡屡见于罗山与丈山的书信往来。

如后文所述，罗山于承应三年（1654）将自己此前所作的三篇赋、一篇纪行文以及读耕斋的唱和诗寄呈丈山。在其中一篇《武野草赋》的末尾，罗山提到了灵运。也许是"灵运"二字强力触发了丈山头脑中的记忆开关，在随后的回信（《新编覆酱续集》卷十二《与林罗山》〈其一〉）中，丈山先是称赞罗山、读耕斋父子二人的诗文"赋以差肩于杨班，诗以借手于陶谢"。接下来，丈山又借用谢灵运的典故对罗山长孙林梅洞大加赞赏了一番。

足下有個龍孫，如玄之於霊運，瓘之於衛玠。不亦懿乎？

《宋书》及《南史》的《谢灵运传》均载灵运父谢瑛"生而不慧"，然灵运天资聪颖，自幼好学，祖父谢玄"甚异之"。林梅洞名懿，又名春信，是林鹅峰的长子。梅洞长于诗文，与丈山亦有书信之交。丈山所云"不亦懿乎"，一语双关，颇有几分幽默。

罗山就此封书信所作的回函载于《罗山林先生文集》卷七《示石川丈山》(其十五)。对于丈山的这番夸奖,罗山在回信中有礼貌地表达了一下谦逊:“且又承以灵运之于玄而拟于余孙春信,肯可堪哉?”

3 灵运之梦·罗山之梦·丈山之梦

宽永二十年(1643)前后,林读耕斋采择中国历代诗作,雇人抄写,分类成册,号为“选诗”。此“选诗”中含“谢灵运诗”一部。林罗山还特意为其撰写了简短的跋语,这便是《题选诗谢灵运诗后》(《罗山林先生文集》卷五十四)。

池塘芳草一夜之夢未覺,初日芙蓉四時有花不凋。

“池塘芳草”显然出自谢灵运代表作《登池上楼》中的千古绝唱——“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此句在罗山所处的时代颇有异文,“春草”也作“芳草”。如《罗山林先生文集》卷七十三《随笔九》有云:“池塘生芳草,园林变鸣禽。康乐以为有神助。”而内阁文库林罗山旧藏写本《百人一诗》(明历元年〈1655〉六月中旬写)所收《登池上楼》则作“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芳草”与“春草”似并行于世。

正如罗山所云,关于这一名句的创作背景,钟嵘《诗品》中品“宋法曹参军谢惠连”条转引《谢氏家录》的记载谓“康乐每对惠连,辄得佳语。后在永嘉西堂,思诗竟日不就,寤寐间忽见惠连,即成‘池塘生春草’。故尝云:‘此语有神助,非我语也。’[4]”罗山在跋语中所谓的“一夜之梦”即是言此。

第二句中的“初日芙蓉”,语出《南史》卷三十四《颜延之传》。据说,“延之尝问鲍照己与灵运优劣,照曰:‘谢五言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君诗若铺锦列绣,亦雕缋满眼。’[5]”另,《诗品》中品“宋光禄大夫颜延之”条亦云:“汤惠休曰:‘谢诗如芙蓉出水,颜诗如错彩镂金。’颜终身病之。[6]”这两段文字作为“颜谢”二人的著名典故,此后为《太平御览》《诗人玉屑》等书反复转引。受其影响,谢灵运与“出水芙蓉”——荷花结下了不解之缘。南宋后期陈景沂编辑的《全芳备祖》是罗山等近世前期儒者常用的植物专题类书。该书前集卷十一“荷花”条[7]有云:

芙蓉,一名荷花,一名水芝,一名水华。(后略)
谢灵运以词采名,鲍照曰:“谢五言如初发芙蓉。”
芙蓉始发池。 (谢灵运)

有的本子,如文渊阁本《四库全书》,下划线部分作“谢诗如初日芙蓉”。“初发芙蓉”也好,“初日芙蓉”也罢,总之,谢灵运自然清新的诗风与荷花初绽时纤尘不染的身姿,一并成为后世文人脑海中交相辉映的美好意象。罗山的《题选诗谢灵运诗后》,上句言“池塘芳草”之梦,下句言“初日芙蓉”之姿,寥寥数语,精炼地概括了谢灵运留给世人的最主要印象。

其实,对于灵运梦中得句的传说,罗山早年间曾表示过怀疑。元和九年(1623),罗山为菅得庵(1581-1628)撰写了一篇名为《题玄同梦联句后》(《罗山林先生文集》卷五十二)的跋文。文章起首处云:“世称有假梦以托言者。若谢灵运之池塘芳草,则欲神其诗句之妙也。张元素之开心纳书,则欲秘其方术之传也。(中略)余尝疑之矣。”

写作这篇跋文的时候,罗山恰巧在阅读《晋书·乐广传》,书中对梦的种种阐释改变了罗山过去的看法。读完《乐广传》后,原本对灵运之梦持怀疑态度的罗山笔锋一转,在《题玄同梦联句后》一文的后半段颇为感慨地写道:“夫心之所之,思必随之。昼之所思,夜之所梦也。不亦符合乎灵运之于诗也,元素之于术也?平日之所念,积累于中,触发于外。故其感于寤寐之际者,奚诬哉?”换言之,罗山受《乐广传》启发,肯定了灵运之梦的合理性。在他看来,偶得佳句于“寤寐之际”乃是灵运平日里殚精竭虑构思诗文的自然结果。

承应二年(1653)四月,罗山赴日光途中作《武野草赋》(《罗山林先生文集》卷一)。其末尾四句云:

我今續馬上之夢兮,未曾到靈運之塘。唯思

歸家弄風月兮,覩濂溪于庭墻。

“武野”即今东京市区西部的武藏野,自古以境内的茫茫草原而著称于世。路经此处的罗山先是由旅途的困顿联想到刘驾及苏轼《早行》诗中“马上续残梦”的意境,继而又由行旅的残梦和初夏的野草联想到灵运梦中所得的名句。至此,“池塘春草”的典故遂融入罗山《武野草赋》的行文之中。只可惜,马背上置身于梦境中的罗山最终还是“未曾到灵运之塘”,没能复制出大诗人妙手偶得的神来之笔。出于儒者的自觉,旅途中归心似箭的罗山,似乎没有太多余暇沉醉于灵运优美的诗篇,而濂溪先生周敦颐所授的理学奥义才是他片刻也不敢耽搁的心头大事。可以说,《武野草赋》中的罗山之梦为我们真实地还原出一代硕儒的为人与性格。

“草”与“梦”的结合,让罗山如条件反射般地激活了头脑中对“灵运”的记忆。这样的思维定式,或者说近乎于常识的语汇联想其实是彼时文人墨客共通的一种教养。再以石川丈山为例,其所作五言律诗《春日漫兴》(《新编覆酱续集》卷四)中即有一联曰:“草寻灵运梦,梅返老逋魂。”由此亦可见灵运之梦在当时文坛上的流行程度。

丈山另有一首《寄与野静轩并序》载于《新编覆酱集》卷三。“野静轩”是江户前期儒医、丈山的挚友野间三竹(1615-1676)。作为一名世居京都的幕府侍医,三竹频繁往来于京都与江户之间,是林门交游圈内诗会雅集的常客。《寄与野静轩并序》是以首尾吟形式创作的七言绝句。丈山在短短二十八字的绝句之前,用一篇二百五十余字的诗序详细描述了自己亲身经历的一番梦境。兹录其全文及诗作如下:

前夕夢遊尾州熱田之祠中。啻有枯木,靡有屋宇。展布厚筵於水上,不知幾許。水不濕筵表,飄然如籥浮雲。四面皆有白芙蓉,其葉已凋,其花猶存。筵際有一株大芙蓉,如玉井蓮,出水可三四尺,未全開矣。又左方沿筵有白馬蘭,爛熳與荷花交發。薰風破鼻,花氣惱人。余裴回其間,欲詩而歌。足下寐於座隅,矯首開目嚮吾吟一句曰:“十里荷花入夢香。”余感於夢中,以爲佳句。此景真不減西湖。金主投鞭之興,可思可見。曾不斯須,卒爾夢覺。想夫彼地者日本武之靈廟,楊太真之舊蹤也。方士所見之蓬萊,宋濂所賦之仙山,可並按矣。吁,華胥之事不可誣也。吾之與足下豈獲不神遊乎蓬萊島哉?詠嘆之余,漫賡二三句爲首尾吟,以葡笑資。庶幾同之《雞鳴》,原諸《斯幹》。

十里荷花入夢香,覺來蓬島路茫茫。
神交昨夜聞君句,十里荷花入夢香。

位于今名古屋市内的热田神宫是日本三大神社之一,主祭热田大神。神宫相传是三世纪时由日本武尊(やまとたけるのみこと)的妃子宫簿媛命(みやすひめのみこと)所建。因白居易著名的《长恨歌》中有一联“昭阳殿里恩爱绝,蓬莱宫中日月长”的诗句,自中世以来,日本人敷衍其说,指热田神宫为蓬莱宫,言杨贵妃即是热田大明神。贵妃与热田神宫的关联最早见于《溪岚拾叶集》(1311-1348)。此书卷六有记载云:“唐玄宗皇帝共杨贵妃至蓬莱宫。其蓬莱宫者,我国今热田明神是也。”[8]

丈山一夕梦游至此,于神宫水泽之畔邂逅三竹。三竹“矫首开目”面朝丈山吟唱“十里荷花入梦香”。丈山“感于梦中,以为佳句”,醒来后遂以此句为诗料作首尾吟一首寄赠三竹。诗序中细致入微的环境描写以及形象生动的人物刻画,将丈山首尾吟的创作背景清晰地呈现在读者眼前。“十里荷花”“金主投鞭之兴”等语均出自《鹤林玉露》丙集卷一“十里荷花”条[9]。“宋濂所赋之仙山”指宋濂《赋日东曲》十首之中,第三首所咏之富士山。序文末尾的《鸡鸣》与《斯干》是《诗经》中两章涉及梦的诗篇。

如果说诗序对《鹤林玉露》《赋日东曲》《诗经》等文献的引用属于“显性引用”的话,文中另有一种不露声色的“隐性引用”淋漓尽致地诠释了谢灵运对石川丈山的深刻影响。《寄与野静轩并序》全篇虽无一字提及灵运,但康乐公梦中偶得佳句的传奇却以“主旋律”的形式贯穿始终。荷花盛开的热田神宫里,一场梦中有梦的丈山之梦正在上演。不经意间,故事的主人公已经由原先的灵运

与惠连，替换为了丈山与三竹。“寐于座隅”的三竹口诵妙手天成的佳句，从自己的睡梦中醒来。“十里荷花”的芬芳弥漫于丈山的美梦，同时也留存在梦境中的三竹的梦乡。永嘉西堂之上，那一场关于“池塘春草”的灵运之梦，跨越悠远的时空阻隔，在近世前期的日本汉诗人笔下幻化出一派荷香四溢的别样风情。

4 结　语

1603年，德川家康（1542-1616）在江户开设幕府，宣告了承平之世的到来。伴随着雕版印刷及商业出版的日益兴盛，日本的汉文学迎来了一个承前启后的蓬勃发展期。这一时期，整理、辑佚六朝文学的最新成果，通过典籍的传播对近世前期的日本文坛产生了明显的波及效应。林家的儒者、门生以及诸国大名、诗人、僧侣等构成的文人交游圈是当时汉诗文作品创作、流布、欣赏的主要范围。本文选取的两位代表人物——林罗山和石川丈山，一为江户林家始祖，儒门宗师；一为京都诗坛重镇，文苑宿老。此二人对谢灵运的评价与接受，无疑是今人探究当时文坛风貌的重要参考。灵运清新自然的诗风、特立独行的个性，以及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为江户前期的日本汉诗文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和广阔的想象空间。谢灵运及六朝文学在日本江户时代的受容，当然是今后值得从更多的角度进一步深入讨论的学术课题。

[本文为201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日本古代文学对谢灵运的接受研究”（项目批号：15BWW019）的阶段研究成果。项目主持人：蒋义乔]

注

[1] 日本古典文学大辞典編輯委員会編.日本古典文学大辞典 第六巻[M].東京：岩波書店，1985：39.
[2] 清水凯夫.从全部收录作品的统计看《文选》的基本特征[J].长春师范学院学报，1999（1）：48.
[3] 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1777.
[4] 周振甫.诗品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8：69.
[5] 李延寿.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881.
[6] 周振甫译注.诗品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8：67.
[7] 陈景沂.全芳备祖[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8：261-290.
[8] 渡瀬淳子.熱田の楊貴妃伝説—曽我物語巻二「玄宗皇帝の事」を端緒として[J].日本文学，2005（12）：21.
[9] 罗大经.鹤林玉露[M].北京：中华书局，1983：241-242.

参考文献

王晓平.跨文化视角下的日本诗话[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3）.
严绍璗.中日古代文学交流史稿[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6.
陈小法.明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小高敏郎.近世初期文壇の研究[M].東京：明治書院，1964.
山岸德平.近世漢文学史[M].東京：汲古書院，1987.
日本古典文学大辞典編輯委員会，編.日本古典文学大辞典 第六巻[M].東京：岩波書店，1985.
中村幸彦，編修.卜幽軒稿[M].東京：汲古書院，1997.
伊藤善隆.野間三竹年譜稿[J].湘北紀要，2008（29）.
池澤一郎.蘇軾の「残夢」と芭蕉の「残夢」—林家詩学の一側面[J].江戸風雅，2009（1）.
岩山泰三.「私語」から「虚言」へ—五山における楊貴妃故事受容の位相[J].日本学研究，2010（20）.
細川潤次郎.梧園詩話[M].東京：西川忠亮，1904.
渡辺憲司.近世大名文芸圏研究[M].東京：八木書店，1997.
鈴木健一.林羅山年譜稿[M].東京：ぺりかん社，1999.

作者简介：陈可冉（1980—）　男　汉族　四川外国语大学日语系副教授　研究方向：日本文学研究
联系方式：E-mail：chinkazen@hotmail.com

Xie Lingyun and the Literary Circle at the Early Stage of the Edo Period: Taking Hayashi Razan and Ishikawa Jozan as Examples

Abstract: On the arrival of the Edo period, the breadth and depth of the spreading literature of the Six Dynasties in Japan changed from past eras because of the addition of the anthology of poetry and prose compiled and published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The spread of books in the Ming Dynasty enabled Japanese Confucianists and poets in the early stage of modern times to understand the literature of the Six Dynasties more comprehensively and systematically. Xie Lingyun,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literature of the Six Dynasties, reached a large number of foreign readers in the early stage of the Edo period in which the Hayashi Family occupied the center. The poems and proses of Xie Lingyun and his related allusions and anecdotes provided rich nourishment for the flourishing growth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modern Japan. This article mainly focuses on the poetry and literary creations of Hayashi Razan and Ishikawa Jozan, and briefly discusses the specific situation of the acceptance of Xie Lingyun in the literary circle at the early stage of the Edo period.
Keywords: Xie Lingyun; the literature of the Six Dynasties; the literary circle at the early stage of the Edo period; Hayashi Razan; Ishikawa Jozan

Author's Information:
Chen Keran (Male) Year of Birth: 1980
Associate Professor at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China
Japanese Literature
E-mail: chinkazen@hotmail.com

学术用语对照

语言学领域

日文	中文	英文
单音	音子、音素	phone
短音節	短音节	short syllable
单母音	单元音	monophthong
短母音	短元音	short vowel
中段中舌母音	央元音	schwa
中舌中央母音	央元音	schwa
中母音	中元音	middle vowel
調音	调音、发音	articulation
調音位置	调音部位、发音部位	place of articulation
調音音声学	发音语音学	articulatory phonetics
調音器官	调音器官、发音器官	articulator
長音節	长音节	long syllable
調音点	调音部位、发音部位	point of articulation
調音法	调音方法、发音方法	manner of articulation
聴覚音声学	听觉语音学	auditory phonetics
重複子音	叠辅音、双辅音	geminate/doubled consonant

（待　续）

参考文献：
斎藤純男，田口善久，西村義樹，編.明解言語学辞典[M].東京：三省堂，2015.
赤野一郎ほか，編.最新 英語学· 言語学用語辞典[M].東京：開拓社，2015.
佐藤武義，前田富祺，編.日本語大事典（上）（下）[M].東京：朝倉書店，2014.
语言学名词审定委员会.语言学名词[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语音学和音系学词典编译组，译.语音学和音系学词典[M].北京：语文出版社，2000.
沈家煊，译.现代语言学辞典（第四版）[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资料整理：南开大学 杨文江　王健宜）